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一

武　　監學生　張汝霖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正義釋傳曰造爲釋言文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巳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爲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賴周公爲之巳得太平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傳意或然正義釋

箋曰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爲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癈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辭義不與于辭不便箋說爲長案造之訓爲經之常例未聞以造訓成正義謂一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是成字之義出于爲而非造字之本解矣孫毓謂毛傳于辭不便而以箋說爲長夫古人之文如周語殷盤聱牙詰屈于辭不便者不知幾何況不造之語非甚艱澁而指

常訓爲不便孫氏之言不已過與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讙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校正義謂定本娛作吳是孔本自作娛今經及傳作吳疏中作娛非孔氏之舊矣史記武帝紀引詩曰不虞不驁索隱曰毛傳云虞譁也說文吳大言也此作虞者吳音相近故假借也據此則毛詩舊本必是吳字定本長也又漢衛尉衡方碑云剋長

炰君不虞不陽吳作虞與史記同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匕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引詩曰不吳不敖師古曰吳讙譁也又後漢書獨孤傳燒鋘斧李注鋘从吳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鏵今之鋘也檢字林諸書並無鋘字說文矢部吳姓也又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夨口徐鍇曰大言故夨口

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曰改吳作吳又音
乎化反其謬甚矣觀此則徐氏已辨吳字之妄何
承天之言不足信而漢書所引者皆因吳吳形近
而誤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
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
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
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晴昧則謂武王取紂不

得與鄭同也正義釋箋曰以武王之業因于文王養
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于父
故以爲美文王之師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
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養其惡
桉毛傳之意與左傳合此詩頌美王師意主除殘
勘亂武功大定而言若論三分服事既非行軍之
道何乃云於鑠王師且文王事殷求盡臣道夫子
所以有至德之稱鄭氏乃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直謂於鑠之王師爲養惡之機詐也可乎
哉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云龍寵也正義曰龍之爲和
其訓未聞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
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龍鄭說
當即本此但龍之爲寵毛公非不知之蓼蕭爲寵爲光傳龍
䖍而此及商頌皆以爲和决是古義惜典籍散亡
無從更爲尋究也

裒時之對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桉上言山河喬嶽此廣言敷天之下聚于是而配祭之故傳訓裒爲聚其以爲聚者義屬之人鄭以爲衆者義屬之神如此之類并有新意而好改毛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

以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正義曰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于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焉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箋稱牧于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使去郊牧坰野共爲一處

與爾雅異者牧于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

校如正義所說是孔氏之本牡馬字原作牧馬今經之正文作牡馬者乃後人擬定本而改耳然牧馬牡馬之異不但定本孔本爲然也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作牧放之牧則六朝時已有兩本矣唐石經作牡馬騐其改刻之痕原作牧馬文選李陵答蘇武書牧馬悲鳴李注引

毛詩曰駉匕牧馬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作駉駉牧馬初學記白氏六帖又引作駉匕牡馬則唐人亦有兩本矣據釋文牡馬下引陸璣云牡馬騭馬也是陸氏之本作牡馬陸璣吳人在顏氏之前時代較古其作牡馬與定本同則定本爲長矣但今正義之本亦從作牡馬爲失孔氏之舊耳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于泮宮則從彼

違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正義釋傳曰屈者屈
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
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
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 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行
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
以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
義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滬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
然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于泮宮

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校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與毛說同鄭以屈爲治而與傳立異無論屈字訓爲收爲治而群醜之義終不得指淮夷何也上言永錫難老下言順彼長道文勢相承而然不得爲飲酒謀伐淮夷長道自當指長遠之道文義生于永錫難

老句中亦不得爲出征之遠路且篇次自自來伊祕已上皆頌魯侯在泮飲酒民樂其德之事至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已下始歷陳淮夷之事詩之次序粲然可按何得于永錫難老之下闌入從遠路伐淮夷之語耶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不譁譁不大聲正義釋傳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正義釋箋曰

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

校箋云吳譁也正本之絲衣傳義是鄭意固不與毛異也釋文云吳鄭如字王音誤然則訓吳爲誤者自王肅之意耳今正義釋傳用王說而毛鄭異矣竊疑毛于前篇訓譁則此固不當別解雖揚字之義傳箋略殊然毛意言不讙譁不殺傷亦可不必因其相異者而並疑其相同者之不同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傳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正義釋傳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觩爲弛貌搜爲衆意傳以

弓言觧矢言捀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傳以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上有囚䤋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極美之言正義釋傳曰以上言獻䤋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彭毚謂弓張故弛毚也搜爲行矢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其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車其傳緻言安穩而調利也

校皇矣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正義曰左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與此傳正足相證不必以上言獻馘因此言弛弓束矢爲難也說文搜衆意也引詩曰束矢其搜與毛傳合五十矢爲束以束言之明搜爲衆意矣若搜爲矢行之聲矢方行也不得言束矢猶束也無從言疾

又戎車孔博正寫軍容之盛若謂車制有常不得以其博爲言則弓之觩矢之搜皆爲有常又何必贅耶且詩言車馬之制如此類者不知凡幾何所謂不宜以其博爲言而竟改經爲傅耶又孔淑不逆乃從既克之後而見之自是言淮人之不逆若美僖公之用兵何待至于既克之後方云不逆耶王肅所述爲得經傳之旨矣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

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㑩清淨也箋云閟神也姜嫄
神所依故廟曰神宮正義釋傳曰莊三十二年左傳
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說姜
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
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傳亦以
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是魯
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正義釋箋曰
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于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于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愼俱訓爲愼是閟得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于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按閟之爲閉經之常訓鄭氏解以爲神正義釋之

曰釋詁云毖神溢愼也俱訓爲愼是閟得爲神也不知神之雅訓與閟溢同爲愼義未嘗爲鬼神之神也取其字而不求其義可乎如初哉首基俱訓爲始首字又爲頭首之首于文之訓始者則義俱可通于文之訓頭者則必不可通也神字爲愼義又爲鬼神之義于文之訓愼者則義俱可通于文之訓鬼神者則必不可通也如鄭此說是閟宮爲愼宮矣况閟與毖又字異耳是閟宮不得爲神宮

也有事則象無事則閉故謂爲閟何言不宜以閟爲名耶余竊之意次序鑿然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巳上皆述周家所由盛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巳下叙魯邦所由封叙周事而溯姜嫄溯姜嫄而咏閟宫則閟宫之在周可知也魯靈光之殿漢世猶存禰規周姜嫄之宫先儒必有實據非若後世之懸虚妄斷也且周公之孫而下叙僖公祭祀之事曰后帝后稷曰周公皇祖若此詩爲頌修姜嫄廟而

作何得敘祭祀而不一及姜嫄廟實奪主詩中無此體製益明姜嫄之廟非在魯矣知姜嫄廟非在魯即知新廟之為閟公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二

武寧學生張汝霖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正義釋傳曰夏后氏柎鼓已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正義釋箋曰金縢云植璧秉珪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

作楹鼓攸引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
杖論語植其杖石經殘碑作置其杖考工記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注置猶樹也文選賈誼弔屈原文
方正倒植史記作置與上句志韻叶鄭注三禮時
未見毛詩所引多本三家明堂位注引作楹即當
本之三家要是置植古通非與毛異
衎我烈祖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箋云烈祖湯也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

孫呼太甲也正義釋傳曰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也此契冥相土之屬也正義釋箋曰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

按序言祀成湯箋言湯孫之將則所謂湯孫者自當爲成湯之孫若謂湯爲人之子孫則稱孝孫稱

曾孫焉可矣且祭則稱名商書余小子殷周書稱曾孫周王發未有稱孫而用字行者湯孫之諡非所以承祭之稱也至次篇烈祖湯孫與此正同彼正義釋傳于烈祖從鄭說指為成湯于湯孫仍本此傳謂湯為人子孫則曲而又曲矣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旣載淸酒于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正義釋傳曰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

之所欲成也正義釋箋曰以思成者齎之所思成也
思之待由神明來格故如齎讀如往來之來
複齎之爲賜亦經之常訓齎我思成與綏我思成
語正相類綏如福履綏之之綏言神安綏我則齎
我亦當言神齎賜我矣王肅所述爲得毛吉鄭氏
必改爲來來我思成語轉不慨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
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

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正義釋傳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正義又箋曰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方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後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桉大明之篇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思齊箋言太任則卽以姓爲字矣此有娀亦爾狄母國之氏如魯國則姬氏齊國則姜氏箋亦稱有娀氏正義謂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也有娀雖是簡狄母國之氏而詩意固當卽舉以指簡狄非指有娀氏之國也若指有娀氏之國則經文未著簡狄上言國大下言生子于文義有閡矣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

之垂者也正義釋傳曰綴之爲表其義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正義釋箋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爲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

桉冕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綴之于上所以表也旒而下垂所以章也然綴斿之義雖從旗旒而得

而旗旒之事無當于經旨故傳取其義而不詳其物如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而不言衣是也若牽引旌旗旒綴之事以爲訓則與下文爲下國駿厖文體不類如此傳箋毛以爲表章鄭以爲連結俱從旌旒會義然毛得其精鄭得其粗

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被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左傳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之賦蓼蕭弗知也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沘
引詩曰爲龍爲光欲以寵光君也焦氏易林云蓼
蕭露瀼君子寵光家語弟子行引詩曰何天子之
龍易承天寵也王肅本作龍酌篇我龍受之箋云
龍寵也此與蓼傳蕭義同然則龍即爲寵古字通
也鄭于酌篇勿不必改經而此云龍當作寵抑又
何耶

則莫我敢曷害也箋云誰敢樂害我

校前漢賈誼傳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注問之爲誰也史記衞綰傳不譙呵綰注譙音誰呵音何漢書作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此詩言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卽莫敢誰何我之意害如害澣害否之害非害患之害箋以樂害申傳義曷字訓爲樂害未知所由

苞有三櫱傳苞本櫱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正義稱傳曰

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本爲苞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木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鄭言三正之後亦同

正義釋言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商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上者樹木于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謂帝王之後也

枝苞蘖猶言本支故下言莫遂莫達卽取物生暢遂條達之意鄭雖以苞爲豐亦是借草木之豐茂言之雖以蘖爲餘亦是借草木之枝餘言之何必鄭異于毛哉且一姓之後理不再興宗子既非國社已屋二蘖雖居大國行禮樂亦承先王之餘蔭耳揆諸天眷所在則固大有其人非必蘖餘之屬夫三正之後有三國則苞有三蘖毛傳之解甚安鄭言莫遂莫達則三蘖無由復振何言天從㬎大

之恥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于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漸之勢不應于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

長發[illegible]正義曰按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
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
七十里益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
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此說是與毛傳之言背在中
葉有震懼而且危業者相証所謂中葉者自契至
湯十四傳自當在相土之後七世八世報丁報丙
之閒若相土則契之孫當夏后之世猶是開國之初
甚何得言中葉也且經言有震且業明震與業乃

對文成義若謂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予孫討惡之業則且字非行文之勢矣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正義釋傳曰虔敬釋詁文正義釋箋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榩架木質以其方論斲斫榩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校爾雅孫椹謂之榩非此經之虔字鄭見其文在釋宮與此論匠事名義相似遂轉榩爲虔改爾雅以駁毛傳誤矣孫氏兆術雅亦引詩者乃從鄭氏

之誤非詩之意卽非傳之意也修君之路寢工役皆徵以將事故云方斵是虔何以謂方論斵斫不宜言撒刑是虔之文與是斷是遷皆就人身言之其語相類不得虔爲架木之質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附之卷二十三

周召分聖賢後辨

歐陽氏之言曰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繫之周公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繫之召公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爾謹案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夫同爲文王之風而王與諸侯異者其氣象然也其觀感然也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周

南不言者互文以者義也歐陽之言夫亦邇觴詩序之旨矣今試以關雎與鵲巢比麟趾與騶虞比羔羊與兔罝比穠李與夭桃比甘棠與條肄比小星江汜與樛木螽斯比采蘩采蘋與葛覃芣苢比行露摽梅死麕與漢廣錯薪秣馬比殷靁草蟲之懷君子與卷耳之懷人比氣象之大小觀感之淺深說詩者當有以悟之矣二南之時仁風翔洽周召率文王之教以教其民此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民之得之有淺深

焉此非周召之所得為之也孔子删詩各本其舊亦曰此非周召之所得為之也而不得不分也昔日周召以聖賢分是召南者僅召公之治而非文王之治也豈理也哉知文王一人之治受之者有深淺而文王無可分聖賢者卽知周召不必分聖賢矣或曰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無之然則召僞乎曰此亦非適也美爲者有之如皇矣美周雅之事非爾風矣周非二南之事也各有所屬美召者無所歸擬是爲

召也則歸于召南也而又何容軒輊耶

何彼襛矣篇解

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王姬之車解者不一一云平王周平王齊侯齊襄公一云齊侯齊僖公一云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則並未嘗確指爲何王何侯一云平王謂文王平王者猶書之言寧王也然反復核之均有所未安核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歸桓公也若據此謂齊侯爲襄公則桓公者襄公弟不得云齊侯之子又春秋莊元年王

姬歸于齊歸襄公也襄公僖公之子桓據此謂齊侯爲僖公則王姬歸齊時襄巳即位五年不得仍稱爲齊侯之子又何論雄狐之刺也故茲二說者最不足辨然以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而不名何人則又非襛陳家世之體如碩人詩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梁山詩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俱明白顯易不若是之渾淪也至謂平王爲文王平王之孫蓋武王之女其說遂大謬不然矣考武王后邑

姜左氏傳稱吕伋為王舅則武王者太公之壻也成王時太公為齊侯其子于武王相為甥爾雅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是也齊侯之子于邑姜為兄姊弟妹之親取姊妹之子為妻呼姊妹之夫為舅後世好亂者不敢為而謂武王使齊侯之子為之舌固知是說之甚大謬不然也澂雲案顧林亭云成王時齊侯為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昏周之盛時必無此事蓋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矣必無未笄之女夫此本其說而甥之也然則所謂平王齊侯者將何解所謂

王姬下嫁者將何適與曰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其次宜為媵不得更適齊侯之子然則此詩者直為王姬下嫁陳胡公而作而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者皆詩人摹擬之詞如所云俔天之妹亦是言太姒之尊貴譬如上天之有妹此云云者為揣度王姬謙損之意言不敢自恃帝子之尊但平等于王之孫齊比于侯之子不卑不亢乃所以為二南風教之正也鄭氏箋詩往往失之于固即其訓王姬

之車之必爲往試思常棣之華之亦可訓爲往乎吾
有以知其不達也若詔序云王姬雖則下嫁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則肅雝宜指王姬不宜但指其車是亦不然夫肅肅
馬鳴東攻所以頌宣王和鸞雝雝蓼蕭所以美侯度
以儀曰和鸞之美肅肅雝与交衢應節登車有光君
子尚之而况于王姬乎

鄭氏昏用中春辨

人倫始于夫婦而制禮重以大昏期之不可以不辨風詩多陳男女之事其詞不一端毛公之傳鄭氏之箋說詩者非爲然而毛公之論昏事主自秋迄春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也鄭氏之論昏事主月用中春周禮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也毛以詩斷詩鄭以禮斷經故各立其說而吾以爲當從毛而棄鄭桃夭之詩毛以爲喻少壯者鄭以爲得

年時行露之詩毛以喻懼濡染者鄭以爲拒慾期至

摽梅之詩毛以爲興年衰鄭以爲記時過于是自知

其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也故前一章剏爲女年二

十雖晏未大衰之說以通之則昏用孟夏矣次章謂

夏向晚迨其今兮則昏用中夏矣又自知其與婚用

中春之期太遠也故末章又剏爲明年中春相知不

禁之說以通之且自掍其與二南文王之化不合也

又創爲行露之拒男以正禮摽梅之夏婚以蕃民之

說以通之且夫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不早爲防焉避之又久至于怨曠將興遂以蕃育人民之故坐令天下滔滔歸于男女相奔之習恐非先王所以防淫防亂之意也且卽如其言考之于古亦多未合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莊二十五年冬伯姬歸杞周有先王之制猶爲守禮之邪未聞昏用仲春也中春之期守之不敢移相奔

之風開之弗爲過就令鄭氏自思當亦色沮周禮遭
莽歆竄亂康成一代大儒起而正之斯其職矣而乃
根據疑文自矜淹博桓靈之天下所以盪然也

毛鄭豳風年表序

先王之年信而有証豈容後人任意增移鄭君之于詩與毛異者惟此篇爲甚以傳箋較之上下牴牾凡有數年然義出古人皆獲傳世疑不敢質謹就二家各爲之表

毛　氏　豳　風　詩　表

成王年十三武王崩明年改元周公攝

案詩云武王崩年成王年十三

元年王年十四周公攝管蔡流言公東征作七月

七月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是東征時作七月也按毛意無避居東都事居東即是東征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周公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七月也

二年王年十五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

我辟管叔于商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辟大辟也明即東征誅管叔矣孔傳曰公作詩
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三年王年十六周公東征之三年周大夫作破斧周
大夫作伐柯秋感風雷迎公歸東人作九罭公既
歸勞歸士周大夫美之作東山
按序云伐柯美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曰毛
意雖與鄭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感風雷

之前若得風雷之後王已開悟大夫不當刺王王肅依詩篇序在東山之後謂既歸大夫追刺非由識也詩序孫何必是其獨乎觀於頌而知之矣

四年王年十七周公攝

五年王年十八周公攝

六年王年十九周公攝

七年王年二十周公致政成王周大夫美之作狼跋

檢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美

周公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卒除四國戕賊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美之

鄭氏　豳風詩表

成王年十歲是年十二月武王崩明年改元

按正義曰書傳略說云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康誥稱孟侯則是年王年十八逆而推之知武王崩年王年十歲也

元年王年十一十二月練祭周公攝

二年王年十二十二月祥祭除周公攝
三年王年十三王已除服周公尚未致政管蔡流言
作周公避居東都作七月
校正義曰序云周公遭變節作不應坐度二年方
始爲詩七月之作當在初出之年也
四年王年十四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五年王年十五周公作鴟鴞貽王
校正義曰書言二年罪人斯得別言于後公乃爲

詩明與罪人斯得別年故知居東三年王年十五時作也

秋王感風雷迎公歸攝政周大夫作伐柯

校箋云朝廷羣臣疑于成王之迎周公故詩人剌之故知伐柯爲啟金縢後作也

周大夫作九罭

校正義曰二章已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歸後作

冬管叔以殷畔公東征作破斧

六年王年十六公東征之二年
七年王年十七公東征之三年歸作東山
按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也
八年王年十八周公制禮作樂
九年王年十九
十年王年二十周公制作成
十一年王年二十一周公致政作狼跋

按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是狼跋之作在七年致政時也

釋鴞

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注鴟類擬為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詩陳風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魯頌閟宮翩彼飛鴞傳鴞惡聲之鳥也大雅瞻卬為梟為鴟傳鴟惡聲之鳥也爾詩鴟鴞傳鴟鴞鸋鴂也說文鴟鴞寧鴂也顧野王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之者諸所訓皆一物也又爾雅釋鳥桃蟲鷦其雌鴱郭注鷦鷯桃雀俗呼為巧婦舍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鵰

鷦者也字或作鷯陳藏器曰巧婦小于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如小袋玉篇云鵊巧婦也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云鷦鷯生鵰也所釋及一物也而鄭氏桃蟲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也按月令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一名鷹鷂是小鳥名巧婦者與題肩初不類也且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鷦

亦不類鴞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也爾雅鳶烏醜䟽云鳶鴟也鷹隼醜䟽云謂隼鷂之屬也分言之明二類矣而鄭氏合三者而一之不可解也又陸璣疏鴟鴞云鴟鴞似黃鳥而小喙其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懸著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曰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以鸋鴂爲巧婦是鴟與鴞合而一之矣不可解也桉巧婦女

匠工雀戰雀巧女或又曰鷦鷯皆以其作巢之巧名之過羸言其小桑飛言其好飛于桑無從見其爲惡鳥也若以其生鵰鶚鷙鳥遂取名鵰鶚之鷦鷯以名之則田鼠化鴽不得名田鼠爲鴽鷹化布穀不得稱布穀爲鷹牛產麒麟不得名麒麟爲牛龍生猨猊不得名猨猊爲龍雞生章鵝商均亦名章鵝見餘褸子不得名章鵝爲舜堯生丹猪不得名丹猪爲堯瑯琊代醉編云郴中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廟前竟鑿猪形以丹塗之此引爲對仗耳非敢戲玩古人也鵂鶹生鵰明不得

名鶻鵃爲鶌鳩也且鶻鳩爲鶌鳩之名鶻鵃爲鷹隼之名二者亦不相類陸氏徧引多名皆幽州人之言以實之豈陸氏未嘗見鶻鵃乎觀陸氏所見之鶻鵃冀州子黄雀乎以所聞昧所見吾恐呼鼠爲璞矣鄭賈之失指鹿爲馬爲趙高所愚耳孔氏于類小疵正義引方言所說巧婦之名皆與陸疏同獨無幽州人謂之鶻鵃一語是孔原不信陸之此句矣又言箋以鶌與題肩及鶻三者合而爲一其義未詳且鶌之爲

鳥題有事亦不如所出撰使後賢是孔亦嘗疑鄭矣而鳩鴂鷙正義又取陸氏以鷦鷯為鸋鴂之說而以鴟鴞為小鳥何其識之無定耶二鴟鴞而忽大如鷹忽小如桃蟲格物之失遂使周公象鴟鴞之比夫子教弟子學詩而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蓋重之也